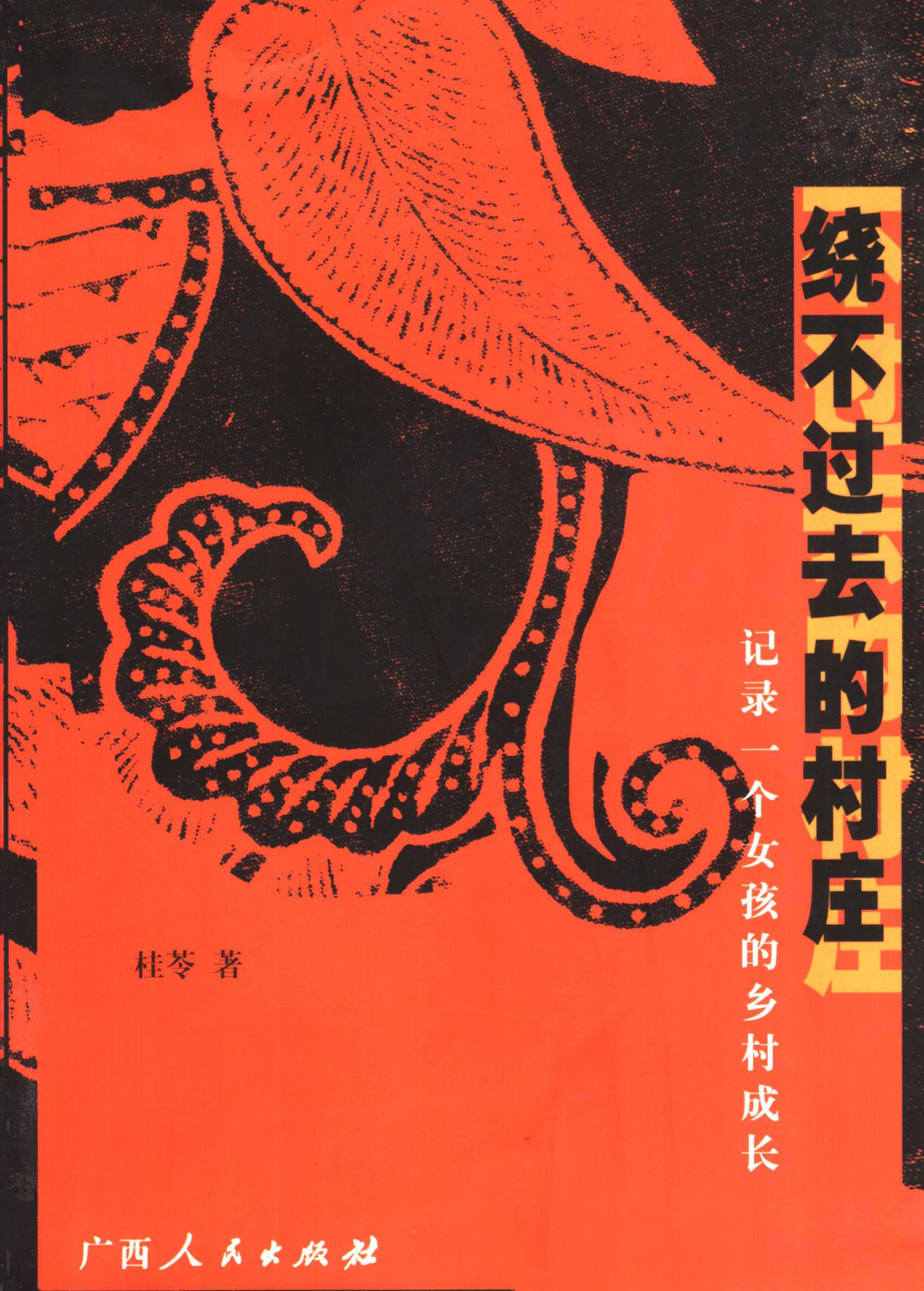




绕不过去的村庄

记录一个女孩的乡村成长

桂苓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绕不过去的村庄

——记录一个女孩的乡村成长

桂苓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绕不过去的村庄 / 杜苓著. -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11

ISBN 7-219-04757-6

I.绕... II.桂...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20336号

策 划 罗宇飞 高 健

责任编辑 罗宇飞 高 健

插 图 周也庄 东 子

本书插图感谢中国儿童活动中心及赵雪春老师的大力支持

绕不过去的村庄

——记录一个女孩的乡村成长

杜苓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6号 邮编:530028)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80毫米×1230毫米 1/32开本

8印张 190千字 48幅图

2003年11月第1版 200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219-04757-6/I·735

定价:1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一步一棵杨

踩“妈妈”——不在场的童年场景 ·····	3
喂小鸡和玩小鸡看书 ·····	9
养大一群鸡/看母鸡下蛋/把自己喂成小羊	
/一只狗在晚归的路上睡着了/煮猪食的味道像一根麻绳	
少年时代一场沙尘暴 ·····	19
谁在跑/鸡狗都嫌/谁要走了	
/我们成长的全部营养/少年是一片落花	
/跳着舞长大/毛边的青春/生于七十年代	
/三个不同的阅读时代	
/千千阙歌/记得那是夏季，天气多风又多雨	
卖黄瓜的来了 ·····	34
生日蛋 ·····	37
乡村野戏 ·····	41
老游戏 ·····	46
撵撵转·粘粘转/打纸胎/掏地窝·挖陷人坑	
/过家家——假装一个妈妈想娃娃	

绕不过去的村庄

/摸瞎瞎——谁是我们成长的见证

干点小活

——点种、喂药、挑虫、拉郎配、捡麦穗、剥豆荚 · · 54

记忆的版本

那个叫凉的乡间小姑娘 · · · · · 65

那棵已被做成木梳的枣树 · · · · · 68

天蓝蓝晒被被 · · · · · 71

作为记忆而存在 · · · · · 74

书桌是书吃饭的地方/吃草做梦/油盐罐

/关于旧椅垫的行为艺术/笤帚/乡村的午饭

/我的衣服是我的又一组小鼻子小嘴/学会花钱

/怀想从前的一个两个布娃娃

鲁西南物事 · · · · · 87

搭祥布鞋/鲁西南的结绳时代/鲁西南娃娃/宿命的响器人

早起的清晨 · · · · · 95

江北的早晨 · · · · · 99

小镇——记忆的版本与电影的版本 · · · · 104

闺房·阁楼·亭子间——江北的版本与江南的版本 · 107

弄瓦之美——一炕女儿排排坐 · · · · 110

荒村·灯光——电视机、电灯和猫时代 · · · · 113

陈年的抽屉·兜·粗布搭子 · · · · 118

红木圆凳·小木墩 · · · · · 121

一步一回头

一棵要当妈妈的麦子 125

吃一锅饭的人 127

蹲着吃饭/碗

从小一块玩大的一群小孩 133

感情落在一个不知名的村庄

——乡村的傻大姐看上一个人 136

被家园抛弃的人 138

离别已久的老家/路上走着一前一后两个人

乡村女孩子是一地青草 142

村庄里身份特殊的人 145

专管公章的人/专管打铃的人/分捡信件的人

/记分员/农村里吃国粮的人/工匠/乡间闲人

/受窝囊气的人——寡妇、外来户、入赘的、绝户

/民间说书人、电影放映员、乡村的照相师

/鬼、狐仙、树仙、蝴蝶、长虫、三姑娘、吊死鬼

未及开放

天光把谁第一个叫醒 167

大雾的早晨/大雨的夜晚/什么睡在院子里

布谷叫了一整夜 169

布谷鸟又来了……

绕不过去的村庄

那沙哑的喉咙在叫谁 174

那沙哑的喉咙在叫谁/隐约的敲门声/谁在喊我

/尧王寺还有什么在等我/叫一个人的名字

炊烟是植物的魂 180

顶风走的人/风是一群孩子/一场风知道很多未来的事

睡大炕的感觉 184

睡大炕的感觉/别人的夜/在别人家睡的一两觉/拍着枕头哄自

己睡觉/鞋子不睡觉/接谁睡觉/梦游者的夜晚

哪一场风哪一场雨吹落了我 193

姓着你的姓——披着你一身和薄的眼光长大 195

姓着你的姓/在别处成长

哪一声叹息惊了我 198

一个名字在八月飘香 200

多少年后的我们踩住了我们自己 204

虫咬的棉桃 206

未及开放的棉桃/给棉桃捉虫/是什么阻碍了我们的成长

是谁把我使成现在这样 210

这个家也有我的一份了 212

夏季的那些傍晚 217

等谁吃饭/别处的落日/走不出的一个夜晚/夕阳沉落

/天光渐暗/八月的夜深静如蓝

/夏日三梦：蒲扇、电扇、空调的记忆

上帝生出一个人 233

一个人花团锦簇的好前程/揣想小姐姐

/一个生命的孕育/人身上总隐着一些动物性

一些日子扔在了别处 228

谁捡起我，像捡起遭人遗弃的布娃娃 . . . 233

后 记

一步一棵杨



踩“妈妈” ——不在场的童年场景

记忆中的童年母亲总是“不在场”的。一个“不在场”的母亲给女儿留下太多的记忆空白与缺失。别人家的母亲去耕田、耨地了，去收割扬场了或者去打药了，挑棉虫了，赶集去了听戏去了，走亲戚去了或者就是改嫁了、故去了，一个故去的母亲留给子女的念想是“绝望的念想”，她不会在任何一个天蓝云白的日子出现在饭桌旁或门槛前，她只能出现在一个又一个长睡的梦里，令她的子女长夜梦回的时候总饱含热泪，一夜又一夜的泪水使一个孩子的眼睛渐呈蒙眬，从此之后，她环顾左右，谁谁都是母亲。

母亲的身影消隐在记忆的边缘，她大概又去了另外一个叫梁山的小城。母亲大概四十五岁已做了祖母——她自己的女儿不够大，这个“祖母”是沾了“老夫”的光。母亲会刻意地挑选老气横秋的衣服以使她的样子看起来像个已儿孙满堂的幸福的女人。在有些个深夜里，我能听到母亲压抑的沉闷的哭泣，老家旧院有着太多沉重的腐烂的气息，令她的生活灰暗而陈

旧，每间老屋都有死亡的故事，深夜不知谁的魂灵谁的手指轻易地叩响窗棂或摔碎桌边的水碗，这些都缠魔着母亲脆弱的神经。一个阴森森的大宅子，住着我们弱小的母女四个，父亲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偶尔出现在晚饭桌上的寡言的男人、威严的男人，惟一留给孩子们的欢快就是带给我们又红又大的苹果、奶糖、罐头和在乡村从未见过的新鲜文具以及晚餐桌旁铁锅里哈嗒哈嗒炖着的羊头——香了一条巷子，那是五分钱一只买来的，两毛钱足以满满的一小锅令我们大快朵颐——那时的物价便宜得不可思议，相比而言，在今天的大街上，谁掉了五分钱也不会去捡，但是掉一只羊头就会，我有一个抽屉专放每次交水电煤的零钱，那些分币发着锃亮的光泽，于我而言，关在抽屉里的都是一只只羊头——我对于钱的概念，就是可以买多少羊头——好在我还不是卖羊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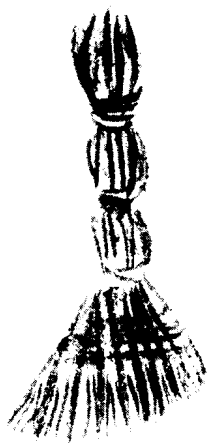
父亲通常也是“不在场”的。十天半月见不到父亲是常事，如果哪天中午回家吃饭有了些改善，至多也只会问一句，昨晚爹回来了？在一个家庭里，父亲的“不在场”是稀松平常的。父爱的缺失与匮乏大致不会给子女造成终生的空白——只要父亲这个形象偶一出现，在子女快要过滤掉的亲人档案里，偶一报到就不致被忘记。除非父亲故去，这一永远的“不在场”它使孩子的天空永远的成了日食——那阴暗、恐惧而颤栗的世界。天狗把太阳吃了，是哪一只恶毒的狗，它掳掠了我们的父亲，从我们的生活中，从我们遥不可及的关于未来的想像中，大肆掳掠了生活应有的馈赠？

父亲在我的童年通常是“不在场”的、隐遁的，他陆续隐遁在一个个叫做人民公社、县委的地方，有时也繁忙地穿梭在百姓家中，固定地出现某一个农户家里及他们的晚饭桌旁，父

亲的工作使得他的一切都赋予了不一般的革命意义，那使得他的生活本身也成了工作，比如晚饭桌边的谈笑与询问成了体察民情、了解疾苦，他频繁出现在田野乡间，游走在百姓细民之中成了“蹲点”，这一切都使得今日的我回忆起来意义非凡。我模糊记得一个炎热的暑假我跟随父亲去乡间，树荫、小板凳、三两个乡农、一种丰富的我不太懂的乡间俚语，父亲的草帽、我的绸结都在风中飘摇，一切充满了繁复而美好的意象。记忆太遥远了，使我自己都怀疑起来——那跟随父亲游移于乡间的女孩是我吗？还是我的姐姐？三姐或那个出生九天便夭折的小姐姐？（关于那个小姐姐，请参看《上帝生出一个人》）

但是，一块蓝绸子是我的典藏纪念啊！那块来自于民间剧团的蓝绸是一个象征，它像天空中飞飘而来的一片祥云，预示了那年夏天即将改变我一生命运的事件。（关于九岁时报考地区剧团，请参看《乡村野戏》）

父亲这一形象是几乎没有体温的，他只代表着养育、监护，于我的家庭而言，他只是个每月挣一份工资回家的男人，一个月也难得有几次响着自行车铃回家的男人。父亲这一形象的缺失构成了我童年这一人生大厦最基本的缺失。好在，我十岁那年，父亲离休归田了。离休的父亲过起了陶渊明桃花源式的生活，养牛犊、打牌、反复读《红楼梦》和《三国演义》，与母亲勾画未来——六十岁的人了，未来很奢侈，只是不远的三年、五年，再长远些就是小女儿能读大学、成人，离开他能够自己过活，然而这终究还是未能。这是



后话。

父亲的离休意味着他在家庭这一舞台开始正式扮演他的又一重大人生角色。“父亲”的“在场”使父亲这一词终于有了他可触摸的肉身与体温，晚饭桌上的微笑，午夜梦回时的甜美的鼾声，清早起床时地板上那双不再陌生的大号皮靴，星期天早晨一家大小懒叽叽赖被窝的时辰，一双大脚夹着水果糖过来时，糖纸上那温热的体息，呵，这就是父亲！一个女孩子从她十岁开始有了父亲——这样的心情谅你没有。那些跟着母亲再嫁而终有一个父亲的孩子是和我一样的心情吗？可是我的，我的可是亲生的啊！那种欣喜与幸福使我脸上放光，好像上天的赏赐。父亲的“在场”总共没有几年，他一九八一年离休，一九八七年去世，这之后的“不在场”成了我心底永远的缺失。

而母亲暂时的“不在场”是因为她去了另外一个小城，那个小城有父亲前妻的儿子和媳妇以及新养的孙女。母亲以在我心中“不在场”的形式成全了他们母亲的“在场”和祖母的“在场”，尽量使他们的人生了无遗憾。可是最终，他们会记得母亲吗？我很为母亲伤心，更为自己伤心，因为不值得。他们不值得我付出一个孩子她八岁时的代价——眼泪、思念、患得患失、成长的孤独、对世界的不信任。

我忘了是哪一年的夏天了，八岁还是九岁，我跟着姐姐在村东的河边洗澡，月光如洗，蛙鸣四野，七月的仲夏之夜，晚风吹来青苹果酸涩的气息、甜瓜的气息，不远处大片棉田那棉桃孕育的气息……河水的味道腥腥的，有着苔藓的霉味，雨水的潮腥，大地蒸腾，微雾漫延，岚气上升，似乎有海市蜃楼般隐约看见往昔，小集小镇繁华的影像。三姐、二姐和父亲前妻的五女儿，我叫她五姐，以及她们那一年龄段的女孩们，如同

月光下沐浴的仙子，身上朦胧的有一圈淡淡的光和女香。二姐总嫌三姐和我太小不愿带我们，我还好些，听话、乖巧，她叫干啥就干啥，根本一“跟屁虫”，用今天的话讲叫“善解人意”。三姐愣愣的，总招二姐嫌。她们在河中心深水处洗浴，三姐远远相跟着，察言观色着，在浅水的河边。我看见三姐那初洗如婴的身体，以及胸前那两枚小小的小小的棉桃，今日想来，我若是八岁三姐该是十二岁吧，那还该是她的小少年时期，尚未成长为一个美丽的少女。

我不敢下水，一个人在滩涂边，我发现了一种其乐无穷的一个人的游戏——滩涂的地稀软，给我光裸的脚丫一种温暖柔和的抚慰，似乎从来没有过如此神奇而美妙的触感使我的双脚一下子充满了幻想与人生的欢乐，似乎八岁以前的脚丫一直是蒙昧的、沉睡的，而那晚，有一种潜睡多年的东西被唤醒了，那一此刻我才知道一双脚它从无知到知的自觉状态，神奇的脚丫充满了触角的极巅快乐，像一个发达的雷区，任何一小点的刺探都使它警醒不已。——我站在滩涂的一片稀泥上，满涨的河水漫过，细沙在月光下泛着古金古银色，吃饱了水浸泡了一天的河泥稀软而柔和，踩在上面其乐无比。我低着头一圈圈旋转，双脚团聚成一个小小的坟丘，也像馒头，又像“妈妈”。衣服与凉鞋远远地扔在河岸上，夜晚的乡村有青草青苗的气息，晚风吹来微凉，吹来不远处女孩子头发丝的气息，这一切都使我想念母亲，因想念母亲而满眼含泪，心底满是酸楚与疑惑。成长的秘密在那一刻还平静得一无声息，一个八岁的女孩她裸着瘦小的身子，在月光下，在乡村的河边，在甜腥的晚风里一圈圈地“踩妈妈”——哪个编导可以把这一段编入舞蹈中去吗？主题是关于成长、关于思念、关于梦想，关于往日夏季

的记忆。北方的乡村习惯称成熟的乳房为“妈妈”，这个词于一个孩童而言“妈妈”与母亲是一体的，那是一切，那是生命元素的来源，一个孩子她牙牙学语时拱头拱脑地粘在母亲怀里——“妈妈”——多简明的一个词，指向却含糊而多义，既是呼唤母亲撒娇的耍赖的，又是请求想吮一口“妈妈”了，还允许吗？羞昵的、恳切的，一个孩子她稚弱的思想却已有了如此丰富而简洁的语言。母亲至今总还提我小时候，都读二年级了，有八岁了吧，每晚写完作业不睡觉磨磨叽叽的，这么晚了还不睡？我还没吃一口妈妈呢。那么低的声音，是自己都觉得不理直气壮了。

我的双脚不停地挪动，月亮在我一圈圈转动的过程似乎变得又低又近，最后都满天月亮一颗星了，那个晚上我真正感受到什么是“月华如水”。我有些晕眩，继而倒下，倒在我踩出的“妈妈”身边，我闭上双眼，脸埋在“妈妈”之间，双手握住那丰美而甜蜜的“妈妈”，顿时满眼热泪。我好像见到了久违的母亲，并躺在母亲怀里……母亲的临时隐退，至今想来都是天大的缺失。母亲，我八岁那年夏季的某个夜晚，你在梁山小城的月下有没有想起我？今天我三十岁了，才敢问这么一句，这么多年，我守着一个人的秘密成长与痛苦。

潮涨潮落，月升月沉，这一切都随着不知名的大事物而自然消长，河水哗哗，终淹没而削平了我一人所独享的“妈妈”，某些事情流逝，了无痕迹。

喂小鸡和玩小鸡看书

猫和狗是家里的常驻将军，牛像个辛苦又睿智的宰相，猪算最下作的动物，谁也嫌弃它，牛圈、狗窝都离猪圈远远的，建得近了牛和狗都满脸不乐意的表情，就像一个人该住 CBD 区的三居室却分他在贫民区的小一居。小鸡属于乖小的群体，每年总有二十来只小成员加入进来，叽叽叽的，从柴禾垛里探头探脑走出来。

初生的小鸡，毛绒绒的，像个小毛球，一阵风刮得四处乱窜。三月的鸡还怕冷，晚上得用筐篮垫些草呵麦秸呵做窝，上面罩半边被单，等小鸡一一跳将进去，你挨我我挤你的，全愣头愣脑张望着，恹恹欲睡着，你轻轻走过去，整个被单一蒙，黑夜便提前来临了。第二天等太阳老高了，地面蒸腾着热气，才撒鸡窝把小鸡放出来。这种活母亲只交给一个可靠孩子做，他会估摸好时辰安顿好小鸡的起居。如果不是固定分配一个人，你攀我我攀你的，谁都不负责任，小鸡就惨了，餐风宿雨吧。我便是母亲选定的那个可靠孩子，及至小鸡渐渐长大些，筐篮盛不下了，会跟着大鸡进鸡窝，每晚母亲都会问，堵鸡窝